

小鸭糊涂

□ 张文海

都知道老马识途，在鸭子世界，老鸭也能识途，但小鸭却是小糊涂。

每年农历四五月，是成都平原农村少年牧小鸭的季节。由于鸭是人工解抱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人，小鸭总是把人看成它的母亲，早晚放牧出归，根本不需要赶，少年肩扛牧鸭工具在前面走，一群小鸭在后面跟，真像一个大火车头，拉着一长串小车厢，在林盘与田野之间奔驰，好一幅汪曾祺的水墨风情画。

小鸭很胆小，第一次下水总是颤颤巍巍，双蹼疾速在水中划动，却无一点动力，一会儿旋向左，一会儿旋向右，好一阵才能适应。不像野鸭，第一次下水，有母鸭鼓励与示范，根本不怕水。适应水后，从此小鸭便嗜水如命，每天一跳入水中，就急不可待地扎猛子，用头浇水清洗全身。终于知道水是它们的生命，离不得。

小满以后，昔日种满小麦、油菜的旱田，瞬间变成水汪汪的水田，又变成一块块绣满绿秧的秧田，端午以后，一月龄的小鸭基本能自己觅食了。这时少年已不必天天牧鸭，让小鸭每天自己融入绿秧中，自然山水会把小鸭催大。然而，小鸭不像老鸭的方向感强，芒种以后稻秧封林，小鸭有时会因找不到回家方向而夜不回家。少年很着急，丢下书包，急忙跑进秧田中呼唤小鸭，小鸭熟悉少年声音，便在秧田中用鸭语“叽叽”地回答。少年终于循声找到小鸭，让夜间偷袭的黄鼠狼，又少了一顿美餐。

有时误入激流，稚嫩的小鸭搏击无力，便会被激流冲走，夜晚归家，一群小鸭中会少一两只，四处寻找无果。少年从此知道了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大意不得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
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方言中的『翻』

□ 卢兴波

“翻”字在四川话中通常有被搞定、彻底拿下的意思。

比如“丢翻”，就是轻松拿下的意思。
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打架。某人说自己两碗子就把另一个人“丢翻”了，意思是胜得轻松，两个人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获胜者对自身实力超级自信，无论战略上，还是战术上，都是一副完全藐视对手的气势。

“丢翻”有时还特指丢了性命。有人见路边打架，于是挤进人群看热闹，没想到被人误伤而亡。事后还被当成了反面教材，用于劝导人们不要围观堆——某某就是因为看热闹被当场“丢翻”的。

还有“甩翻”，差不多也是搞定的意思，但没有“丢翻”来得那么容易了。比如两个人交手，十几个回合下来，有人终于被撂倒，这就是被“甩翻”。想“甩翻”对手的人，一定是备而来，虽然实力占优，但还不至于轻敌。你必须先试探几回，摸清敌人的状态和实力，再一步步诱敌深入，最后找准薄弱环节果断出击，才有可能把对方“甩翻”。

另一个词“爽翻”，指极度快乐，有点舒服得四脚朝天的意思。曾经有一首网红歌曲：“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……”大概就是表达这种感觉。

前几年还有一首歌曲《老子明天不上班》很火，歌词全部用川话唱出来，其中就有一句：“爽翻”——这个词用得之经典，每次听了我都直接被“爽翻”。

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有天同事老王买回一个泡菜坛，他老婆发现坛子有一道裂纹，把老王好一阵数落，说他太没得用了，拿钱买个破坛子，非要老王换一个好的回来。老王左右为难，陪着笑脸对老婆说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嘛。再说，一个坛子不过二三十块钱，再跑十几里路去换，难得搞，划不着，二回做事仔细点逗是，花钱买乖自认倒霉算了。”

他老婆是个吃不得半点亏的人，死活不肯罢休。为一个不值钱的破坛子，两口子竟然打起架来，令人啼笑皆非。他老婆赌气将坛子敲烂了，把他的衣服也扯破了，彼此都搞得鼻青脸肿，最后厂里出面调解，才平息了勒场成为笑柄的“坛子风波”。

而我们厂头另外两口子，对类似事情却处理得好：工会组长的老婆到银行存钱，刚填好存款单，发现衣兜里的一千多块钱遭摸包贼扒了，气得哭起回家，又不敢给老公说。老公见状，问明缘由，虽也心痛，但安慰老婆：“摸都摸了，哭也哭不回来。再恹气哭泣，更划不着，以后小心点逗是了。”老公如此明理，加上暖人心窝的劝慰，使老婆非常感动。

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”两相对比，老王老婆的做法令人贻笑大方，而工会组长逗处理得嘿好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
火石落脚背

□ 胡华强

人不成长，不知世事艰难，不当家不知盐米贵。清贫之家，也出顽劣之子；富贵之门，不乏少成之人。人之一生，若无重担加肩，极易轻浮一世。一旦责任降临，无论自愿还是不自愿，那种随之而来的从肉体到内心的压力甚至痛苦，会让一个轻松自由惯了的灵魂倍感煎熬，此之谓“火石落到脚背上”。火石，最早是指民间用来碰撞取火的石头，后来方言泛指烧红的木炭或者煤炭小颗粒。火石落脚背，才晓得烫；责任加肩上，才晓得沉重。

父母承担了生活全部的重担，子女竟以为日子都是阳光灿烂，懒散懒惰都还是小毛病，更有甚者啃老无度还觉得理所当然。直到某一天，父母再也无法依靠时，方知火石落到脚背上的感觉。

火石落脚背，是长辈用来警告和规劝人们要早懂事敢担责的通俗比喻。成长都有一个过程，怕的是在过程中“不长”。“不长”的人生，一旦火石落了脚背，别看火星很小，后果也可能很严重。

专心打咪儿头

□ 汤飞

我小的时候，么姑婆来我家走人户，送了一包冰糖。爷爷剪开一角，那个口子像是一张嘴，“吐”出一颗，亮晶晶的。我赶忙喂进嘴壳，舌舔儿搅动，让它和牙齿撞得叮咚响，抿了一下，甜得人眯花眼笑的。真巴望着天天有亲戚来踩门槛。

冰糖比黄豆大一丢丢，经不住抿，很快化得没影儿，连嘴皮都舔得一千二净。又去央求爷爷赏一粒，他眼睛一瞪：“砍了树子免得老鸹叫！”

晚上，我明明看见他把冰糖包好，放到睡屋的楼上——原来是小姑的“闺房”，后来存放杂物。趁爷爷进灶屋煮饭的时候，我从木梯爬上去，在楼上翻箱倒柜，卡卡角角都找遍了，硬是没找到。突然听到爷爷在楼下说：“老鼠这么早就出来了？”

我不服气，接连找了几回，空手上、空手下，嘴巴也空空的，还被爷爷逮倒起了。他说：“莫以为我不晓得，你专心打咪儿头，想找冰糖。嘿嘿，找的莫得藏的精。”

没口福，也就不想它了。爷爷这才今天两颗明天两颗地拿出来。要吃完了，我问：“你到底藏在哪儿的？”爷爷说：“那件旧衣服的包包头。”哼！我从来没把它看入眼，所以一次都没翻过，错过喽。

专心打咪儿头，意思是挖空心思干一件事，多用在咪娃儿的身上。它和专注还有点不一样。后者多是指读书学习等正事，前者嘛，一般是形容顽皮、贪吃等“邪门歪道”。

塔白与交子

□ 孙效东

方言是一个地方区别于他乡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地处川西北的盐亭县，自然也有不少方言，准确来说应当是土话、俚语，因为相对而言，方言的适用范围要广些，而土话、俚语仅局限于一乡一村，所谓五里不同音、十里不同俗是也！塔白、交子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塔白、交子”是土话、俚语，“特(刻)意”是普通话，它们的意思完全一致。表示刻意、专程、专门去办某件事，或买某东西等。

有一天，家住盐亭中南部富驿镇的姨姐来家中做客，与妻子摆起龙门阵，拿起手中的物件说：“我塔白去买的。”意思是让我们收下，才不枉她辛辛苦苦专门跑一场。我的老家地处盐亭西南方向，那里的人则爱说“我交子去买的”。

这些充满浓浓乡情和泥土味的乡间土话、俚语，无疑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老乡这个词在这个时候，就不再是空洞的，而是感受得到的。

扯冷疙豆儿

□ 陶灵

民国时期，川东一县城狮子楼街有家专卖粮食酒的小酒馆，老板姓陈，额头上长了个大包，外号陈包包儿，是我老婆的嘎祖祖(外曾祖父)。嘎祖祖自己滴酒不沾，到东街酒市采购酒时，只用食指沾湿一下，拿拇指一捻，就能分出醇劣。然后对挑担子的酒贩说，“跟我走”，算是买了。

嘎祖祖的酒馆称小酒馆，不是看店铺大小，因为只卖酒，没有下酒菜。喝酒不要菜，叫喝冷杯酒、或碰冷杯，自嘲的叫法是“扯冷疙豆儿”——吃了冷东西会引起打嗝。

准确点说，嘎祖祖的小酒馆应该叫冷酒馆才对。来冷酒馆扯冷疙豆儿的人，大多是住城里的普通百姓，稍有点钱的是进城卖米的小商贩，狮子楼街当年是县城米市。这些人走进店里，花几个铜钱，喝上一两杯，只为解酒瘾，兜里没几个钱，一般也舍不得买下酒菜。好酒之人有句话是“有酒便是宴，怪酒不怪菜。”偶尔有人想要下酒菜，可去旁边小饭馆买，再由伙计送过来，都是冷盘的烧腊(卤菜)，不点热菜。后来嘎祖祖的冷酒馆门口摆有一个小摊，专卖油炸干胡豆，又泡又化渣，价格便宜，喝酒的人都愿买一盘。

卖油炸干胡豆的是嘎祖祖的女儿，我老婆的外婆。以前外公不愿做事，把分得的祖产田地卖了，坐吃山空，外婆为了糊口，才摆下这个摊。外公只好在家炸胡豆，再送过来。外婆的小摊不仅能养家糊口，还赚钱送独女上学，一直读到高中。

现在虽然没有专门的冷酒馆了，但乡镇赶场天，随时可见几个老头坐在卖散装白酒的商店里，或是镇上的茶馆，用一次性杯子喝上一杯。下酒菜是一小盘干胡豆、干豌豆，或者一把花生，边喝边摆龙门阵、吹牛皮，叫作喝豆酒、吹吹酒。